

南京大屠杀
史料集

③⑨

张宪文 主编

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

③⑨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(下)

张生 吴凤照 费仲兴 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人民出版社

K265.606
19
:39

南京大屠杀史料集

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

张生 吴凤照 费仲兴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/蒋晓星等编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凤凰出版传媒集团,2007. 10

(南京大屠杀史料集/张宪文主编)

ISBN 978-7-214-04846-2

I. 幸... II. 蒋... III. 南京大屠杀-史料
IV. K265.6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3670 号

南京大屠杀史料集

张宪文主编

第三十七至三十九册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(上、中、下)

蒋晓星等编

责任编辑 曹 斌 花 蕾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:210009)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: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1304 毫米 1/32

印 张 55.75 插页 12

字 数 1602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4846-2

定 价 128.00 元(精装)(上中下)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二、浦口区调查^①

1. 鲍知信口述

鲍知信(小虎子),男,属虎,1926年生

调查地点:浦口区和平街80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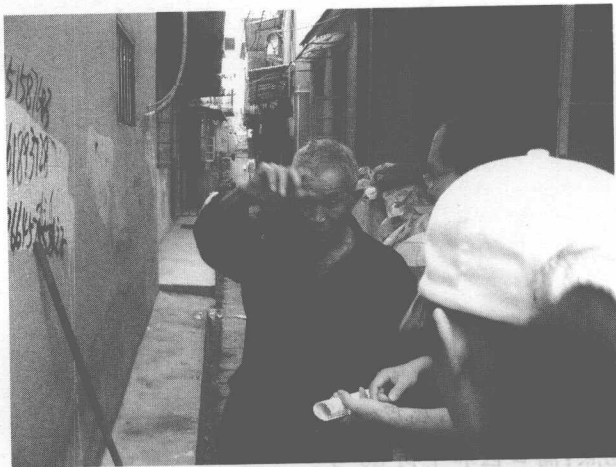
调查时间:2006年6月27日上午

调查人:屈胜飞、吕敏、戴黛、杨荣庆

日本人来时我们住在农村,我们很怕。我老家在六合北门福营。有一回我们那儿的人大意了,六合那儿有八百桥。鬼子来了,地方上有信号。一天柳集(六合北门那边)有消息到了,说鬼子要下乡,我们就跑了。天亮了,鬼子没来,我们觉得没事了就回家睡觉,结果枪响了,鬼子扫机枪,死了一个地方上的人,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,只知道姓卞。我那时

^① 此次浦口调查时间为2006年暑假,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暑假、2005年暑假调查的延续。调查团由校园网公开招募的南京大学各院系志愿者组成,成员包括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级本科生王舒驰,2004级硕士生沈丹、李琳琳、吕敏、戴黛、管华敏、陶仁人、王东进、屈胜飞、易振龙、邱伟、胡凌、杨荣庆,2005级硕士生董为民、刘东东、马超俊、何小平、孙香梅;中文系2004级本科生董祝捷,2003级硕士生段丽惠;行政管理系2005级硕士生张守涛;社会学系2005级硕士生单大圣;文科强化部2003级本科生蒋钰和生命科学院2005级硕士生周添。张生担任调查团团长,姜良芹、任玲玲为副团长,杨骏为协调员。调查区域为南京市浦口区的泰山街道和沿江街道。调查原件藏于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。本次调查得到了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、南京大学历史学系、南京大学团委、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资助。

才12岁。富农家农忙的时候雇我放牛。清明上工,秋收就回家了。



鲍知信(左)

跑反就跑过一回,我们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山的,从北门出城有十几里路,名字我不记得了。我们当时躲在山上,那时我大约十一二岁。后来就有地方来维持了,维持会成立后我们就不跑了。鬼子要钱、要粮、要酒就找他们要。维持会会长都是地方上的安靖头子。什么叫安靖呢?上海黄金荣就是安靖头子,指地方上有实力的人。没见过鬼子下乡抢粮,一般是地方上的二鬼子(汉奸),当太阳落山了,他们穿着黄衣服,装日本人抢地主的東西。

我在六合城的时候被踹过一脚,我当时十几岁,以前我没进过城,这是第一次进城,所以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城。他们看我是小孩,就踢了我一脚,汉奸坏透了,我们喊他们“二鬼子”。进城要查良民证,里面要夹着钱给他们看,如果不夹钱,二鬼子就把证扔到日本人面前,日本人准踹你。良民证像便条,有证明进城,没有就进不了城。小孩没有良民证,至少要十五六岁以上或个子高的才发,保甲开条子盖章。没有的话就说你是新四军。八路军背着包,是过路的,新四军是地方上的。

我家是用黄土掺的草,盖的土坯房子,就怕屋漏,一下大雨就倒霉了,土坯潮湿了,房子就会塌。农村大都是茅草房子,只有地主才有瓦房。

2. 曹玉成口述

曹玉成,男,1939年生,属兔

调查地点:浦口区宁港一村7幢101室

调查时间:2006年7月2日下午

调查人:杨荣庆、戴黛、吕敏、屈胜飞



曹玉成

浦镇南门大厂那儿有日本驻军,包括日本宪兵和家属。一天,一个中国中年汉子,大概四五十岁,身高一米七以上,不知怎样触犯日本人,我就知道了。我就看到日本人牵了一条狼狗,把他整个臀部全部咬烂撕掉了。当时我在津浦铁路玩,这些是我亲眼看到的。那时我四五岁,大概是春末夏初,大概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。那时我穿着单衣,拖着木屐。后来那个人怎样,我就不清楚了。日本人好像喜欢小孩,他撵我,我就跑。

还有一次,日本人正在投降的时候,我看到日本婆子和日本兵在驻地附近扫地。

3. 陈光远口述

陈光远(身份证),外人叫陈祥辉,男,1920年生,属猴

调查地点:浦口区和平街330号

调查时间:2006年6月27日,星期二

调查人:戴黛、吕敏、屈胜飞、杨荣庆



陈光远

我今年 87 岁,属猴,老家是江苏宿迁。日本人来南京时,我不在南京。日本人到我老家时,我就趴着在麦地里躲着。当时我 17 岁。

我看过日本人,还跟日本人打过仗。维持会要去我们庄扫荡,八路军就挖路,挡日本人和日本车。我们庄在夜里有人站路岗。

我在老家学的是厨师,15 岁学厨,22 岁出师后在老家当厨子。学厨时住在别人家。

在老家,乡长吴新友,又称“吴胡子”,他家住我们南边 50 里路。八路军在家里开会,甲长是国民党的,甲长就不出门了,共产党人当小组长,我当第四保甲长。后来,全民选举第四保村长。共产党一来,国民党就出头了。开大会,就选我当村长。十家为一甲,一百多家为一保,我们那村里有几百家。当村长时,我不记得我多大了。

当村长很麻烦啊,共产党、国民党都要找村长要粮要钱。共产党带信给我,叫我去开会。

我们村跟日本小鬼子打仗,打了几百发子弹,不知道多少日本人来的,他们是天亮来的,扫荡我们村,打了对枪,就是两枪,从北往东去。村里没有人伤亡,看到鬼子流下的血。我们是东道口(音)第四村。日本人

就来扫荡这么一回。

我到浦口时二十多岁了,在浦口火车站当搬卸工。因为国民党抓壮丁,二十来岁的就要当兵,所以我就从家里出来到了浦口。我浦口去过,上海也去过。浦口来了两三个月后,去了上海,过年才回浦口。

我那时是班长,我们公安局长当时是连长。我曾在九纵五旅。

4. 陈隆盛口述

陈隆盛,男,1929年7月生,属蛇。

调查地点:张英荣家(浦口区宁港一村7幢105室)

调查时间:2006年7月1日上午

调查人:杨荣庆、戴黛、吕敏、屈胜飞



陈隆盛(中)

我是山东潍坊人,老家在潍坊昌乐县龙池公社。我1946年3月参军,当时18岁。1949年4月23日随解放军打过长江来。解放后转业在南京公安局浦口分局工作,当过刑警大队队长,现在离休在家。

日本人1943年去我们那儿的,共呆了三年。

我父亲叫陈凤傲,四十几岁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。当时大约是1944年,我13岁的时候。正月十五那天,鬼子进攻我们庄。当时大人小孩牵着牛,牵着驴,纷纷逃难。北方天冷,河水都结冰了。我们往水上跑,鬼子用机枪扫射,我父亲被打在冰洞里,死在河里。

我们那个庄,有一次被活埋了四十多人。那时大约是1943年,在昌乐县的一个窝子里埋的,有的是反绑着的。日本人在平地上挖个窝子,这四十几个人下去的就下去,不下去的也被推下去了。我在现场走过,人被埋得不深,狗过来吃死尸。狗都吃红眼了,见活人从旁边走过,都想扑上来吃人。

还有一次,我们庄上的一个井里都被日本人填满了被杀的老百姓。

日本人抓住老百姓以后,只要翻译说这人是坏人,就把负责人杀掉。有用刺刀刺的,有的让跪在地上,把头砍掉;还有的把人活埋在土里,只露出胸以上部位,日本人用刺刀往胸上一戳,血就喷上天了。老百姓死得多啊。

当时日本人的据点很多,每个庄都有。八路军、地下党经常去骚扰他们。鬼子据点的炮楼有几十米高,我十三四岁时曾经给鬼子修过炮楼。那炮楼离我家五里地。修炮楼是早上去晚上回来,自己带窝窝头去吃。日本人经常让老百姓去修炮楼,拉铁丝网。

当时我家里种地,种些麦子、小米(谷子)、豆子、高粱之类的,收成不是太好。我们平常吃麦苗、树叶、野菜等,山芋干子和山芋叶子也都吃,平时没有白面吃,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白面,用白面蒸馒头、包饺子吃。

我哥哥陈隆飞1942年当兵,打日本人,当过团长,1944年牺牲。我那时也参加了“青年团”,破坏鬼子的铁路。

日本鬼子投降后,我们那地方很多人都当兵了。家里有兄弟四个的要当兵,独子的也当兵。我哥哥牺牲后,我成了独子,也参军了,那是1946年3月。参军后,先是发枪,发黑色的便衣。到正式部队就发黄色的粗布衣服。我当时在九纵,一共有十四纵。

在山东,国民党开始全面进攻,解放军全面后退,等国民党落脚之后,我们再包围他们,让他们没得吃。1947年5月打孟良崮时,我在三排二班当炮兵,一个炮弹有二斤半重。我们把国民党军队困在山头,白天我们一枪不放,晚上吃过饭后再打他们。国民党军队晚上的战斗力不行。他们没得吃,只好偷山芋吃,甚至把自己的马也杀了吃。国民党派飞机空投食品,都落在我们这边,一个个铁箱子、木箱子里装有面包、饼

干、罐头之类的食品。他们后来在食品上绑了炸弹，落到我们这儿时，我们一去抢，就会被炸死。我们上了一次当就不再上当了。在孟良崮打了七天七夜，死的人很多。我1947年时负过伤。

潍坊和济南解放之后，接着就是淮海战役。我们在徐州碾庄打的。我那时是班长，我们公安局长当时是连长。我曾在九纵五班，是炮班；后来我到了九纵四班，是重机枪班；到了淮海战役时到了步枪班。

渡江战役时，我们三野在六合划子口过江，二野在靖江过江。当时一只小木船坐一个班，12个人，每一船发两斤棉花，船被子弹打漏时，可以用棉花堵漏洞。我们这边过江，国民党宣布逃跑，他们的军舰开过，浪飞得老高。我们这边用炮轰，机枪扫射。

攻进南京后，我也进了总统府，插旗子的是我们连干的。我们没到上海，在南京城外结束战斗，一〇〇师的三个团留守南京。我们连分到浦口公安局、下关公安局、水上公安局各一个人。我1952年10月正式转业入派出所，干过民警、派出所长和刑警队长。

我母亲叫陈魏氏。

5. 陈念芝口述

陈念芝，男，1926年生，属虎。

调查地点：浦口区和平街239号。

调查时间：2006年6月27日，星期二。

调查人：戴黛、吕敏、屈胜飞、杨荣庆。

我老家在淮阴县码头镇头扎。日本人到时，我还小，日本人用飞机炮弹炸码头镇上的街，炸得够呛，炸死几个人，最少七八个人，猖狂得不得了。时间记不清了。第一次用飞机炸，第二次就进攻，进攻没死几个人。第三次去了四个日本鬼子，在马头镇逮了四个青年，我那时小，也不怕他。我哥哥害怕，躲起来了。日本人把两个青年绑在头扎的庙里（每一个扎都有一个庙）。后来日本人把两个青年运上船，带到乾江（原来是淮阴县城）。另两个在湖边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。日本人捅的时候两个青年没有完全死掉，两个青年下水了，在湖里扒着岸。日本人在湖对

面架着机枪把他们扫死了。日本人说他们四人是坏人，说是毛猴子（指新四军），随便找理由抓的。当时就四个日本人，带着一挺机枪、三支步枪，老百姓见了后，掉头跑了，没人敢动。



陈念芝(中)

马头镇有个湖，湖的那头是泗阳县，泗阳县那边都是草房子。日本人问中国人，那边有没有毛猴子，有个人说没有，就坐船过去了。他刚上船，对过日本人打了三四枪，日本人用机枪扫，对面房子都烧光了。

我们在淮阴实在活不下去了。老母亲、哥哥、嫂子、侄子乘小船来到南京。当走到宝应，说要办良民证。带的豆饼吃完了，买青菜糊，抓一把米，上面放青菜，下面蒸点米，给我侄子吃。哥哥、嫂嫂、母亲办良民证，跟现在老百姓的身份证差不多，上面有照片，中国警察发的。

1943年我来到南京。在南京看到更惨的事情。一件是冻死一个人，放到外面院子里；另一件是放狗咬死一个人。这些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冻死一个人时的温度，起码在零下五六度，还下着雪，日本人过一会儿就用水泼在那个人身。那个人也是老百姓，院子是新街口北边的一个院子，周围用铁丝网围着。这个发生在1943年的冬天。那个被狗咬死的在卫岗。在从中山门出去从右面走，那儿有一个专门训练狼狗的地方。那个地点长着很高的草，还不让人去动，可老百姓又不知道。有一个老头，大概50多岁，顶多60岁，穿的衣服旧一点，拎个扁担，拿把刀，拎着绳子。日本人训练狼

狗,把中国人当活靶子。日本人放出一个狼狗咬老头。老头爬,浑身是血,真惨,中国人看到没有不掉眼泪的。那是在 1944 年的夏天。

我们来南京是奔着我二叔来的,二叔在莫愁路人家店里做营业员。我们在南京收破烂,收玻璃、牙膏皮这些东西,收一点卖一点。我们另外租个小间房子,几个人住在里面,不分男的、女的,地点在王府巷后面,不跟二叔住在一起。

有一次,我们家炒豆腐渣吃,没有开水喝不下去,母亲叫我向二叔要一分钱冲开水。我到莫愁路找二叔。我说,二叔啊,我妈叫我向你要一分钱冲开水。二叔说,我哪有钱,我没有钱。我回到家时母亲问,我眼泪哗哗流下来。

我本人在南京被打过好几次。日本人打一次,中国人打两次。中山路校门口原有一个日本人营地,以后改为火葬场了。我们三个小孩就在那儿玩。马路边有条沟,埋在下边有东西。大人在底下掏,我们就在上面捡外快。三个日本人来了,大人逃了,我们小孩不知道,还在玩。三个日本人一手抓一个,抓到后把我们放在院子里。院子里有棵大树,日本人把我们三个人朝那儿一绑,往我们胸口各打一棍,棍有鸭蛋粗,我们被打得真够呛。门口有一水池,日本人把我们一个个推到水池里。那时我们没有被绑起来,要不就死了。我会水,那个最小的不会,我就慢慢拉那两个。大概在水里五六分钟后,听到有日本人小汽车,我就在水里拍打。从汽车里下来一军官,他们日本人讲话,我也不懂。日本人讲完,小汽车开走了,日本人就把我们拉上来了,我们都已经湿透了。然后,我们赶快跑回家了。那时为二三月份,我最多十四五岁。另外两个小孩的小名是小毛、小络(音)。小毛已经死了。

被中国人打,是走中山门没有走好,被打了一次。在中山门站岗的,有两个日本人、两个中国警察。日本人在城门里坐在凳子上,中国人在外面站着。检查都由中国人检查。

五台山那次,也被揍得够呛。那时混得稍微好一些,帮人家拉绳子摸鱼。当时南京兴拉绳子摸鱼,就是在绳子上放一块砖头。大人摸鱼,我们小孩叫卖,大人让卖几个钱,我们就卖几个钱。五台山有个派出所,以前叫警察局。有个警察问,小孩卖多少钱,我就说多少钱。那个警察

听了就啪啪打了我几个巴掌。他说我叫卖得太贵了。大人要找他,那个警察坏,几个警察拉他。

我到浦口大概是1944年,当时十八九岁,在铁路上做临时工,就是现在的养路工,是经淮阴老乡介绍的。好好干,混口饭吃,一天的工钱刚好维持生活。钞票不当钞票,当时的钞票叫储币,以后叫金元券,再以后叫关金。那时,跑风跑得厉害(指物价飞涨)。比如说我收到钱买米,进一个店叫卖2毛2,看看米不好;再进另一个店卖2毛4,看看米也不好;就再进第三个店卖2毛8。当我再进第一个店买2毛2的米,已经没有了,已经涨到3毛了。一个月需要多少粮食,就干脆买够一个月吃的。钱贬值了,就到下关回民桥买几个大头,就是银元。买大头能够保值。有大头、小头、农洋(音)、战洋(音)、船洋(音)。我们当时在新街口看到一群人跑,就知道是贩大头的,警察来抓。

我哥哥也是收破烂。现在的收破烂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的收破烂如果收到好的,好的能卖几折。现在只要能卖的,就都是破烂。

6. 陈赵氏口述

陈赵氏,女,1919年农历三月初五生,属羊。

调查地点:浦口区码头街西巷69号

调查时间:2006年6月28日

调查人:杨荣庆、戴黛、吕敏、屈胜飞

日本人来时,我19岁左右,跑反到海州待了两年才回来。我十五岁出门,是冲喜的,日本人来的时候我都有小孩了。日本人强奸、杀人、放火,什么都干。

我有一个叔伯哥哥被他们杀死了,他叫赵昆山(音),当时有30多岁。我哥哥在码头上扛包,他们说他是小偷,把他从浦口抓到江南去,没过几天就杀了,用刀杀的,我们连尸首都没敢收。那一天共杀了80口子,还有湖北人,也是码头上的,也被抓去杀掉了。我哥哥在和平街住,这是我三哥哥,四哥哥烧煤球卖。

我们当时在帮鬼子弄饭,有一个小孩叫小四子(音),到这边(鬼子住

的地方)来玩,鬼子赖他偷皮鞋,要杀他。我和另一个人去求情,我说,他还小,是来玩的,不是小偷。这时小四子已经被绑起来了,大刀都拉好了,浑身被皮带抽得皮开肉绽。我们十几个人一起跪下来求情,说:“太君,做做好事,放了他吧。”后来就放了。小四子是我邻居,后来住在东门,现在不知道了。



陈赵氏(左)

我们旁边住的一个男的,姓王,我们都叫他“二姐夫”,日本人说他偷东西,把他从家里逮过来,绑上,灌凉水,灌过了又打,让他招,后来就用刀砍死了。他当时有40多岁,多好的一个人,老实上进。二姐后来在南门住。

Longhui(音)巷的三个女人上街买菜,日本人说她们偷炭,把她们逮起来,灌凉水,强奸,糟蹋死了。其中一个女的还有小孩,才生把,她男人跪着求也不行,哭死了。我们去看,披头散发的,我们求情也不行,日本人说:“八格牙鲁,死啦死啦的。”

还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,姓史/石(音),我们叫他大馒头(音),被鬼子用开水烫死了。有一天他走在路上,日本人拽住他,说他偷东西,把他逮起来毒打,灌凉水,之后,在码头街上摆了一口大锅,烧开水,把他扔进去烫死了,他家就一个儿子,一个女儿,他妈哭得要命。

我们去海州之前,还有一件事。鬼子来时,在一个草堆里杀了90多

口子。当时这些人听说鬼子来了，都躲到草堆里去。有一个叫大萝卜（音）的，把脚露了出来。日本人一看露个脚，把他拖出来，他还往草堆里挤，结果拽出了90多口子。日本人用刺刀一个一个戳死了。有一家儿子叫汉生（音）被戳死了，他老子被戳了膀子，倒在那儿装死，鬼子走后，他妈在那儿哭，鬼子又回来了，把他老子戳死了，她妈的腿被戳了。我们用板把她抬回家，用布裹着香灰包上，后来就好了。这些都是我们邻居。

我一个侄子被鬼子戳死了，用刀一刺，两头翘起来。他妹妹被鬼子强奸了，投湖死了。我当时二十几岁了，已经从海州回来。他们的爹是我叔伯哥哥，我哥和我嫂子见儿女都死了，就用被褥把自己围起来，点火把自己烧死了。

还有一个叫窦友刚（音）的，也是码头上干活的，日本人说他是小偷，把他的手反绑着，脚捆起来，放在一个大筐里，用粗绳子吊起来，放进江里，提起来，再放下，三弄两弄，绳子断了，连人带筐钻灯鼓里去了，淹死了。鬼子还拍巴掌说：挺好，挺好，哈哈。日本人不让捞，没有收到尸体，就扎个纸人买个棺材埋了。

日本人对自已人也狠，有的鬼子得病了，到医院看不好，就在河边烧（码头街附近的后河）。用铁丝网拦着，挖个坑，放上柴火，把他们推到里边烧，烧得鬼喊。烧完了就摆在那儿，再烧人的话就再铺上柴在上面烧。

我家三四代都在码头上做事，现在的港务局以前叫“十大班”，有一班、二班、三班……一共有十班，每一班都有一些人，我父亲在五班，前面说到的大慢子的父亲在四班，我家门哥哥也在四班，码头由中国人管理，都是街上人选的。我老头子也在五班，是抵我老公公的名的。

他们就在码头上扛包，白天扛包，晚上分账。日本人来了之后，一天不管扛多少包都是三毛五。我家有五口人不够吃，我没办法只好卖奶，挤奶卖，一块钱一杯，一天卖一杯，卖给乡长喝。我姐姐见我卖奶，急得哭。我姐在浦镇大厂给日本人弄饭，每天也给三毛五，是别人介绍的，我姐姐也介绍我去，在浦镇小厂干。现在的港务局食堂（码头街附近），以前叫安民会，安民之后，鬼子也不杀人了。我在里面给日本人做事，一共有20多个女的，有的弄饭，有的打扫，有的烧水。我老头子不在码头上干了，也去鬼子那儿弄饭。我们在一块干活，但装作不认识，不能让鬼子

知道我们是夫妻俩,要是被鬼子知道的话就要被杀掉,他们认为夫妻俩会合伙偷东西。有时鬼子也要拖我们女的睡觉,我们二三十口子都抱着求饶,闹得不得安宁,他们也就放过我们了。

当时用“鬼票子”,像烧纸一样,一块钱能买十几斤米。但我们不买米。我们在鬼子那儿给他们弄饭,日本人吃饭装在马桶里,一桶一桶的,吃不完就给我们。我们二十几口子轮流摊着,一给一大碗,还没吃完又接上了。

我们挣的三毛五一般就给小孩子花花,买买菜,一般不买米,也不买面。买一些青菜、辣萝卜、芥菜之类的,鱼不贵,两三毛钱一斤,挺便宜的,但哪有人买啊,卖鱼、卖肉的到处喊也没人买。日本人也买鱼,不抢鱼的,要多少钱给多少钱,要高了他也不知道。有小孩骂他,他听不懂,也哈哈笑。后来鬼子投降了,用石头砸他,他也不敢吱声。

我们给日本人干了四五年,我老头子又找了别的事情做,我也不干了。他跑生意,跑布和西药生意,在这边买,到海州、山东那儿卖。卖布是卖给做衣服的,到山东、海州卖给店里的。我们自己一般不做衣服,衣服破了就打补丁。

7. 高元忠口述

高元忠,男,85岁

调查地点:张英荣家(宁港一村7幢105室)

调查时间:2006年7月1日上午

调查人:戴黛、吕敏、杨荣庆、屈胜飞

我是山东临沂人,1951年来浦口的,在港务局工作,今年85岁。日本人来时,我跑反到荒山野外,那时还在临沂,顶多十五六岁。日本人回去了之后,我们回家。他们再来,我们再跑。年轻妇女抹脸抹灰,打老太髻,打扮得越丑越好。我没亲眼见过日本鬼子杀老百姓。日本人把粮食扒出来,放火烧。他们也烧房子。

当时,我家有父母、两个弟兄、一个妹妹。家里种地,有自己的地,也租别人的地(打的粮食四六分)。种地用自己的种子,种花生、山芋、高粱、黄豆、麦子、谷子(小米)、黍子、蚕子,靠天吃饭。收成不好,都是山



高元忠(右)

地,靠天吃饭。

1943年,我出来在山东聊城参军,因为在家待不住了。我哥哥也出来了。当时日本人住在聊城,具体人数知道了。

我跟日本鬼子打过仗,是在1944年,参加了共产党三十五军。在打日本人时,我曾受过伤,被子弹打中。

那时天天出操,跑步,吃饭唱歌。每个团、连都有侦察班,用来侦察日本鬼子的情况。我们那时打游击,这儿打一仗,走了,那儿再打一仗,又走了。日本人一般有据点,一窝窝的,我们打了就走了,打不过,也撤。我们跟日本人打仗时,没有拼过刺刀。拼刺刀是大规模的战争。我们大部分在山东打,有南马路村(音,在聊城)。我们没有根据地,平常住老百姓家里。有时住了马上就走,防止他猫你。我们受伤了,由后勤部队照顾,后勤有医院,在山窝里,也有卫生员。我们打仗时用步枪,是发的。我们缴获的枪,都要上交。我们平常吃小米粥、窝窝头。下面有个炊事班,他们到老百姓家去,自己不做饭。

日本投降后,我在徐州参加淮海战役。结束后,我们马上南下进攻南京、上海。棉衣、被子都脱了,因为背着沉。大顶山、二顶山由国民党军队占领,我们从乌江、江阴两边进攻,他们顶不住,就撤后。那时就有炊事班、炊事员自己做饭了。